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之四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地氣上升陰和於陽也天氣下降陽和於陰也是謂天地之交也地天交而成泰天地隔而成否卦之名義未有如二卦之明顯者自復至此陰氣日消陽氣日長是小往大来也生意日滋萬物向榮休明之兆也故吉而且亨莫之能過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君子小人各相安。天下治平。即小人未嘗不利焉。而無如其不能常然也。故泰之時。天下之大順也。君子惜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泰。然則君臣不交。父子不得。夫婦不和。國家之所以不泰。恒必由之。然而有無如之何者。氣之否也。泰矣而所以調燮其泰者。則又存乎人力。財成輔相。所

以調燮之也。隨機撥轉。人莫知其然而然。用力甚勤。其迹甚隱。其大者、如達德達道。各歸其極。是財成也。生之以時。用之以禮。是輔相也。民生于世。自有其生。自有其性。聖人左右之使各自得之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陽氣方升。生意萌動。如茅斯拔。連茹而起。君子之類。亦進而用世。世。臣主俱榮。何吉如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隱居。原無惡于用世。志在外。非所諱也。顧相時何

如耳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處泰之時。而用事小人。雖當道消之時。亦不宜苛求太甚。苟可與之相安于無事。而不為世道之蠧。無不包而容之。而不暴其所短。是包荒也。無遠弗燭。無細不察。是不遐遺也。惟用馮河朋亡。不可曉。或謂馮河小人之勇者宜用之。或謂馮河小人之愚頑無知者宜容之。或謂處事當有決斷。足以濟深越險。如馮河者。紛紛不一。朋亡。亦有數語。或謂不私朋友。或謂用馮河之小人。其

友以為不然而或去之故云朋亡凡此皆理之所不可通而最牽強無味者試詳論之夫謂為馮河為小人之勇耶不言暴虎而單舉馮河從來未聞以馮河喻勇者喻頑冥亦非是謂為決斷耶夫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今周公乃令人馮河乎朋亡謂不私朋友是矣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德何待私即不私亦何至于亡亡者無也朋亡尚何有朋耶朋友五倫之一泰交之世乃至于朋亡是有君臣而無朋友矣豈理也哉若友以我懷小人而去之蘇子瞻

之謟說也。夫我懷小人而朋即去之。有如友處我之位而為包荒之事。我亦將去之乎。吾是以不安于諸說。迨讀至否之九四。則馮河若有所悟。說在否九四爻若朋亡。則不私者近是。而義未暢。夫論德則可以盟心。而程才方可授任。君子不必皆吾友而吾友不必皆全才。吾以天下事。公之天下之人。而不以友之故偏任之則天下之才皆得盡其用。而不蔽于所私。而吾之友。亦得効其所長在天下則為無偏無黨。而在友則為真相知。是之謂朋亡。非亡去之亡也得尚于中行。尚、庶幾也。言倫

是四者庶幾乃得中道耳中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不及者不足與有為而過之者亦不堪其命也程傳以尚為配謂配合乎九二之中行此文本發九二又誰配耶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子之保泰也難哉雖小人道消而不免於包荒雖君子道長而不免於馮河不遐遺則無一時無一事不以勞心朋亡而散小朋為大朋而不為黨比謀國欲斷而執道欲中然後治道可光而事業以大總之以中行為

本盖履泰之時乘可為之勢順人心之同其事易失之矜激故以中行丁寧之相天下者以量其所處有大焉者非淺人之所能測也若流而為胡廣則中行之賊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然則陰陽消長乃天地之大氣數雖聖人生于此時亦不能得位行道叅氣運非聖人之所能留也方泰之時陽方長而萬物欣欣向榮之時也而平陂往復之機已伏豈可以為已治已安而肆焉無戒心哉必須艱以危其志而不忘交警貞以慎其防而

不敢從邪。乃可无咎。是無可自暇逸之時也乎。信也平必陂。往必復。理之不易者。是所信也。然盡吾力之所得為。勿幸太平之無事。勿謂屯遭之尚遠。則人浮于食。而有福矣。蓋雖治平之日。未嘗無可為之事。雖仁慈之主。不畜尸素之臣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正當陽氣盛長之時。已届無往不復之際。然則盛之極者。固衰之始。但人不自覺耳。是以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所貴乎泰者。謂陽降而陰升也。四陰升之始也。和氣方洽。故翩翩。翩翩翱翔自得之貌。不富。陰氣漸融。不復沍寒之象。鄰。陽也。以其鄰者。而親就于陽也。不戒以孚。陰陽而相得也。不期然而然也。正月之卦。生意方萌。陽氣尚微。而陰樂于合同。雖陰凝未解。亦不如秋冬之肅殺矣。故言孚。諸家皆言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三陰翩然而下復其類從之。不待戒令也。竊謂此後尚有二三四月皆陽。此時泰不當言極。三陰翩然下復其類。又是誰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實陰漸虧也中心願從陽也若以衆陰心願爲言聖人豈嘉羣小糾合醜類而侈言之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泰之主婚媾泰之美也帝乙歸妹泰之極也本謂陰陽調暢萬物化生君臣道合事業休美故福祉無疆而大吉或乃謂帝女下嫁亦何足言程傳謂六五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于陽則是以君嫁臣取象不類顛倒甚

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泰交君之願也以柔中行之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以時言之。泰道方長。以卦言之。泰交終矣。終則必復。故戒之也。城復于隍。否也。大運既去。非力所爭。故勿用師。自邑告命。不能遠達也。命雖正。亦可羞矣。故貞吝時之去也。善者無如之何。非盡不貞也。是以聖人教人。力持艱貞于陽方盛之時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申命以治亂其力艱矣

彖曰小往大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記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泰也吾故謂坤三爻皆泰道不當四爻即連翩下復彖又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五不當言君位然五實君位君柔而臣剛所以為泰者柔非柔弱柔闇之柔乃柔順之柔柔之中也所謂中以行願也舜之知也而好問好察執中用中皆柔也益君子不自用而後能用人其柔也乃所以為

剛也柔于受虛而剛于乾斷也故兌而前旋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聖主之事也此泰之六五所以為泰主也試觀從來好察之君率以苛刻失人心而元氣之剝削乃日甚自矜綜核名實而偽增戶口者受賞自矜勿謂去此階前即萬里以為能明見萬里之外而宰相不免有權其蒙蔽乃與闇君等如漢之桓唐之宣可鑒也而他無論矣

自此以下諸卦皆論天地之大氣運人事之大得失盈虛消息吉凶悔吝紛然錯出不可窮詰矣然必以泰為

首者何也天地開闢萬物化生聖人首出御物有治而無亂故以泰先之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一治一亂從此之後否泰迭運剝復相尋循環于無窮皆由此始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通為否否閉塞也在天地為陰陽閉塞其在世運雖亦氣數然當此之時必有人以致之泰非君子不開否非匪人不成故曰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匪人也此等匪人不利于君子之貞蓋君子小人雖趣向不同然

不必皆相仇。惟否之匪人。則不利于君子之貞。必務驅除之而後已。所以然者。大方往。小方來。即匪人亦不自知其然。此蓋天地之大刼數。不如此。不成否也。此時君臣睽隔。宇宙無色。卦雖七月。而其時之光景。則如江河東注。狂瀾橫流。而莫之能止。是之謂否也。然。匪人既不利君子貞。則亦必能為小人不利。而後可以為君子。必能至死不變塞。而後可以言貞。若稍有遷就。必當隨波逐浪。將一失足而不可悔。亦化為否之匪人矣。子曰。歲寒然後得松柏之後彫。正此時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下之爲邦者多矣然而天下无邦豈非天時人事萃于一時氣運使然耶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儉約也深自約損不敢炫其德以避小人之難蓋君子之德非以妨小人也而小人嘗如眼中之丁君子不見幾乃欲以身格物取禍之道也如漢之李膺范滂終及

于難不知辟也君子又不但辟之而已雖危行言孫實去就分明苟有欲以爵祿牢籠之不受也所謂鴻寞世外非世網所得而羈也所以為君子之貞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陰柔方長凡陰柔之小人亦一時俱動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曰拔茅茹也彙諸家皆作類與泰卦同謂君子小人各以其類也殊甚未解謂陽方亨君子俱進則可陰方長小人俱進則可若云以其類是有一人為之先而倡率之也彼雖云君子君子亦有不相知識小人亦

然又孰以之也。似說不去。狹字說云。彙類也。於也。竊意謂此小人方茂之時也。泰卦亦當然。以其彙貞吉亨者。言此彙征之小人。能守貞則吉則亨也。蓋小人初進之始。不自知其為小人。亦不肯自安于小人。釋褐登朝。無不有樹立之思焉。若此時能真其念頭則可以吉。而亦無不亨。凡人之所以變其初心。而漸習為小人者。功名富貴之念使之也。而不知人各有命。以正而往。亦未嘗不亨。聖人不論氣機。而論初心。以其尚未染于世。正在貞邪之界。故特戒之。凡小人無不自念頭差用而始也。

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做小人。正在此時。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入仕。何人志不在君。聖人特指其初心而發于此。使知自省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之九二曰包荒。否之六二曰包承。君子包小人。小人亦未嘗不包君子。然君子以小人爲荒穢而包容之。有鄙夷之意焉。承則敬仰之矣。所以然者。何也。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亦欲依附名德以爲重。故含忍其剛直而曲

意以承之尊賢以為名而收人心以為實此小人之所以為吉也大人否者小人實非能用君子不過收君子為己利耳大人度其時之不可為則篤信自守與時俱否豈可為小人所籠絡而失其主意哉亨者小人欲浼我不可得而我之道嘗伸于小人之上也蓋身可抑而道不可屈若道為小人所抑則身雖顯而不足為亨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小人不肯入君子之羣而恒欲與君子同污君子不肯入小人之羣而恒為小人所污此中難言之矣惟不亂

羣然後為真君子故否則否耳亨自亨也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六三包羞

此小人必至之勢也雖當極烜赫之時此機已伏但小人不自覺耳歷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數年而不敗者也當其既敗刑戮摧辱有甚于巳摧殘君子之時而一時附麗羣小皆藏頭縮尾以庶幾得免為幸昨日今朝倏忽天壤妻子奴僕之前無所施其面目一切隱忍不敢喘息可不謂包羞乎本義乃謂欲傷善而未能為包

羞之象。是未見小人包羞光景也。至程傳。謂包畜謀慮邪濫無所不至。為可羞恥。則真道學先生之言也。三當羣陰競進之時。陰方上剝。未便到此。聖人竟其終而言之耳。泰之九三曰艱貞。否之六三曰包羞。皆自其極盛之時言之。蓋泰九三為君子之終。雖陽方進而未已。總之此三陽也。六三為小人之終。雖陰剝而未已。總之此三陰也。故否泰者時也。而三者。君子小人之極也。極則必反。取卦之爻有六。而陰陽之體惟三。列爻有次第。而論義無先後故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但有害于國家。亦且為己不利。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旡咎疇離祉

四否時九。以君子在位者也。否之時。陰氣方長。四五六皆當在剥中。以至于剥極。而後為復之時也。君子既處其位。則當用馮河。不顧深淺。不顧死生。盡心力而為之。至于成敗有命存焉。內省不疚。無咎之道也。凡人之不敢直行者。禍福之念亂之也。而不知否塞之世。君子小

人其得失亦相半誰是能專享其嘉而獨受福祉者故云疇離祉疇誰也離麗也祉福也言不獨君子不必得福即小人得時亦有不能自保者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吾行吾志而已故曰志行也非必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以位言之休否九五之事也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能奮發有為自有吉道然方否之時禍亂正作故須日存戒懼之心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念亂圖存。凡可竭力為之者。無所不盡。庶幾可以勝否。嘗見否亂之世。未嘗無可為之事。而君之所以應之者。不中其窾。以至于亡。令人憤咽。雖云天運。其實人事之不盡也。聖人就其時尚可為。力所能為者指而言之。皆實理實事。蓋治亂無定形。艱難而圖之。則為泰。悠忽而喪之。則為否。存亡之機。全視其君臣之所為也。其亡其亡。懼亡之甚也。念亡乃不亡矣。故曰亡者。有其存者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可以吉正以居其位耳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必泰故有傾否之晾休者有無形之化以君執權而轉移之未為難也至此則世道厄塞羣陰盤踞須用極力芟除故曰傾然而時陰力艱危而後濟不易為力故曰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天之道也天下無不終之時也

否泰天地之大氣數氣數無形傾否人事之實功力功

力可見聖人只就本卦言其幾言其理言其事其實人處世道之中各就其所值之時而盡其當為之事其間治而亂亂亂而治或少亂而即治或亂久而後治或少治而即亂或治久而後亂或亂亂之中有治或治之中有亂千變萬化不可測度方度其時應泰而否乃未已方度其時應否而泰道忽開否泰非截然有一定之形一定之序也故吾以否泰二卦當合而言之時時有否時時有泰安樂基亡殷憂啟聖平陂往復聽之不可知之天運而艱貞苞桑盡其可為之實力恒以七月之心處泰

而時慮復隍恒以正月之心處否而必求貞吉則庶乎其幾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在上而火炎之可與天地共見故曰同人。同人也者。无不可與人同。而大公无私也。同人于野。有覆冒无外之義焉。故亨。既同。則何所不可往。雖犯險難而無所疑。故利涉大川。同則易。易則不可為同。故利君子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是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凡有不同者陰陽相畸也五陽俱同而獨一陰為異然處二是謂柔得位得中而不與乾作異是能應乎乾也而可以同矣凡言同則有不同者存焉陰不與陽同而柔以得位得中而來同故曰同人也以卦文觀之似乎陰同于陽也程傳乃言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為同人之義如此則當無非同矣乃三四五之紛紛相爭至于用大師何也吾故謂同人者陰不作異不與陽爭之為同原無三四五之分若三四五之爭則各私其求非同

也。天下之理。一陰一陽盡之矣。以卦之大象諭之。五陽
只一陰。而未始多。六二一陰亦陰象。而未始少。如此。則
同人之義盡矣。若分爻立象。則世間事。原自如此。故以
六爻盡其變。蓋爻分則有爭。非全體之義矣。不然。象方
以柔得位得中應乾為同。及爻則二吝而五克盡反初
說豈可通乎。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聖人所論相應之道也。
曰應乎乾。則五陽皆應。不耑指五也。而說易者。若苦苦執
定二五相應何耶。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道無所不濟。故曰乾行也。利涉大川。川水之象也。乾無不包。故特明之。文明則能照。健則能行。中正而應則無阻。君子之正道也。君子通天下之志。非能人人而悅之也。體無私之德。具離照之明。使人人各足其性。而各適其願。而無有欝而不暢之意。是之謂大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物。即族也。族類。則物辨矣。君子非苟為同而已。同之中。

未嘗無分別也。蘇子曰。比以無所不比為比。而同有所不同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以陽處下。而未得大行。故但同人于門。然有同人之志矣。夫動念于我者。未必能得之於人。則同與不同。未可必也。然在我則已盡矣。故无咎。諸家皆謂同人之始。彼同人豈有始末耶。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我同之也。同則去其自私之意矣。能不自私

而同人。隨力之所到，皆我之所同也。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陰德二陰位柔順而能與陽同者也。然而爻詞乃如此者何也。陰也。就爻位言之也。非全卦之義矣。陰不宜有外事。故但能同人于宗而已。宗者父子兄弟宗黨之親。二之力所能及者爾。所謂以不同為同。蓋有同人之德而勢不能自同。不同則有吝道矣。諸說皆以五為宗。彼陰陽相應。又陰陽各別。奈何以五為宗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止于宗。隘而不廣。道可自咎。非闔二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有同則必有異。有君子則必有小人。世事之不齊類如此。方大同之時。而已有戎窺伺于側矣。吾於其方伏藏也。而知其世之同也。是治之象也。吾于其有戎心也。而知同之不可以久也。是亂之兆也。君子不當以同人為樂。而當以伏戎為懼。升其高陵。睥睨之切也。三歲不興未即發也。然而伏戎在也。三亦具同人之體。而為是者。剛而不中。暴忿貪戾。亂之人也。小人幸亂。居心不靖。以

為世道憂信乎同人之難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所以伏者。謂所敵之剛。已未可以得志也。所以安行者。既未可動。則安然而行之。以泯其伏戎之迹。機深而謀隱也。然則處治世者。未可一日忘意外之虞也。元祐諸君子。自相水火授奸人以隙伏戎乘之其敗宜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即三之伏戎而欲動者。乘其墉則窺伺逼近。又不止升其高陵而已。同人之時。衆心方合。无隙可入。歛迹而

不敢動故有弗克攻之象吉者其福也乘其墉不自知其安也既知其安而反之不至以終凶故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人臣于國家義所當擊者當昌言與衆攻之乘其墉何為所謂小人陰邪盜賊窺伺其狀如覩非堂堂正正之舉故于義為弗克其所以得吉則事窮志沮困而無所之知其不可而反于法則不敢為踰越之行是以晚節猶可收而致吉也

同人美德也是君子所欲與天下共偕于大道者而無

如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偏有欲起而攪亂之者如三四是也以其人言之則三重剛而暴戾四處陰而陰狠以其位言之則三居下之上為得時四居近君之位而用事皆力足以播弄才足以濟奸故皆為同人之蠹彼非不知同人之美也其心止欲自私自利以人來同己之為悅寧知同人為何事見君子同心同德則不啻芒刺在身必欲去之以為便故多方以撓之百計以壞之時時布算時時窺切升陵乘墉深謀詭計需以歲月直至于無可奈何困而後反然則笑談之間有戈矛墻牖

之間有谿壑此同人之所以難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愼也總之爾我之心重而公共之意淡故如此但人不覺耳子路公物朋友通財難言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君位同人之主先號咷者衆心乖離宗社將憂殆否極之世乎故號咷任大責艱時危勢迫不自知其淚淚之所出也後笑以大君之尊行聯合之政虛懷克己推誠待人凡有人心孰不歸命如奉天之詔人人感泣亦一証也大師克相遇者賊臣負固格我王路自當董

卒六師聲罪致討戮其元惡而後得與格王化之民相遇也遇則同矣此人君之事也人君處國家分離之日無痛哭流涕之誠必無廓清混一之績此又同人之最大而事之最奸者蓋同人之難如此程朱以五欲與二合而為三四所隔故必用師又譏五私昵于二君以一人之故而號咷而笑而用大師倏哭倏笑輕用大衆是何情態不但言君道大小夫聖人亦何取于私昵而以之為象耶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所存于中者直情有所激。雖以號咷可也。事不可已。雖用大師可也。同人也。同其所不得不同也。以同人為心。苟求其同。皆非所諱也。程傳既以中誠理直。又以私昵為譏。何自矛盾也。程又以五不取君義。苟非君。然則用大師者又誰耶。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甚矣同人之難也。夫同人也者。以無私之德。遊無我之地。以覆冒天下。而通天下之吉者也。初與二。有同人之心。然未免有意也。故隘而不廣。三與四。無同人之心而

有爭也故傚而自困惟五以大君之力行同人之事雖能克相遇而亦已艱矣所以然者皆有意于同而未能忘也不忘故有爭无感也惟上同人于郊郊者曠野无人之地同而無所專屬之象也同之無私者也其无私也可謂知同人之道矣然而于郊則是衆志無所與同而莫之應是同而不能同也夫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寧能取必于人乎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君子不得時則然適得我心何悔之有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未能遂同人之志也志與意不同意私也志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同人之志也然而終不能者是志未得也所貴于同人者取天下大同之義無阻隔也今之所說卦者以二欲同五三四五皆爭二五欲同二隔于三四至于用大師則是一混爭世界何同之有夫以一二而至動三四五之爭所謂二者是男子耶是婦人耶而三四五至于用兵相爭者謂何耶且二豈真有一人在何處而為三四所隔三四五又豈真有名姓可指而互相爭耶五既為君何所不宜同

而獨欲同二。五欲得二。而三四乃敢與之爭二。然則三四者。反賊耶。叛臣耶。土地甲兵。從何處來。而與五作敵。耶。又三既三年不興。四亦困而反。則五之師。又與誰克耶。凡此皆事之背戾不可通。而悉不顧何耶。且初二與上皆同人也。或于門。或于宗。或于郊。何獨于三四五執定同爭二耶。故私意以為陰處位得中。不與陽亢。為同久之見象。則世事原自如此。大而天下國家。小而一人一家。人人皆然。處處皆然。不宜執定有應無應。以同二起爭。似无相碍也。

號咷笑亦不可曉。以為君也。則不當言號咷。以為非君也。又不當言大師。且以丈夫而言號咷。亦覺不雅。關弓之射。苟非其兄。則垂涕泣而道。有所不可。況號咷乎。吾謂號咷。須值得一哭。後笑須值得一笑。大師克相遇。須值得一爭。故以為人君處否之象。亦未知是否。天火以一陰同五陽為同人。地水以一陽同五陰為師。師亦衆之象。乃不言同人何耶。師雖衆則有限。且陰小人也。小人易比。故合之為師。以陽統之也。同人大而無偏。又陽君子也。君子難合。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故陰非有柔順

中正之德而不能與之同故以陰同之也此又見小人可與共事而不可與偏比君子既可不與偏比而又不可私昵妄同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之義象言之矣惟大有故元亨有所不臨不可謂元有所不致不可謂亨大有者富有四海元亨者尊為天子也以氣象默觀之大有元亨自見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得尊位六五也上下應之五陽也以一陰而有五陽有之無以加者也何大如之然曰上下應之可獨指二五相應乎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具剛健文明之德合離與乾而言之也應乎天柔得尊位也時行御天也以剛健文明之德應天位而時措之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以元亨也程傳謂六五之君應乎乾之九二則殊乾于五有文明而無剛健矣又謂順乎天時皆恐未然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君子感于大有之象思善惡雜處不可无所位置故欲有以分別之遏抑其惡顯揚其善以成大有之美所以順天休嘉之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世初亦在富有之中乃獨無交涉則近于孤介絕人矣君子未能信其道小人或至利其財安得不為人所憎害然處已非有失不足為咎也此其人者殆信心忤世不欲依人而行者嫩然須艱苦其志以行之而

不茍且于已然後能不茍合于人乃可以无咎初逸而在下理宜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有害道焉是以用艱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人須有德量然後能承受而有其所有大車以載能承受也有攸往有足以濟也无咎保其有也九剛二柔以堅忍強力勝者也爻詞原不言大臣大臣固當承載而能承載者豈必皆大臣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小器易盈盈則覆器大者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人臣富貴未足為有惟承受天子之介福乃為真有亨于天子則極天子之眷寵臣子之光榮人臣之有孰大于是然惟有功有德始足以當之若以小人處此則器不足以居功德不足以歛福必有僨轅之敗矣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而君子小人則存乎其人故兩言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然則履盛滿而懼君子所以凜凜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彭字之義不可曉不敢隨傳註而爲之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以柔德居尊而孚于上下所謂泰交也然交則易失之昵而其實威如儼然人望而畏之肅雍和鳴也君臣之際如此安得不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厥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中虛也。而言孚內柔也。而言厥然則所謂信與厥者。固未嘗不具于柔德所以為大中也。易而无備理亦不可曉。以註言之謂大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無諭臣不可言備君。夫易則何厥之有。正義謂無所防備。而物自畏之是又以君備臣亦似未妥。蘇子曰。處群剛之閒。而獨用柔无備之甚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厥者。何也。无備知其有餘也。夫

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此亦本正義而言之亦未甚快總之認備字太深耳今試以常情論之居上者詞色縱有假借便疑其下有不敬慎之心往往厲威嚴以待之象言威如之所以吉者德威之威非作威之威也易也无備者臣之敬君本自靖之真心而非有備罪之心也易而无備故臣主之間志氣交孚紓其心以圖國家之事而無所顧忌所以為大有之君臣如唐之世每入朝輒與家人訣則又備之甚者如晉之世君臣相謔則又易之甚者皆不可也略舉二事易而无

倫。亦可想其大概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古語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以此推之。則有于人者。未必皆當于天。但以大有言之。非自致也。天也。天使有之。是自天祐之也。惟其祐之。是以有之于斯時也。承天之祐。履人之慶吉也。履信思順。動獲所願。無不利也。若夫有之而不當于天者。皆不善居其有。而以驕盈取忌于鬼神。非大有之初。所以祐之之意也。公子荆。大夫也。而始有。而少有。而富有。無不持之以敬心。故能善居室而

保其所有。秦始皇富有天下。以不善居。而卒喪其所有。此二者。皆人為之。非天子秦以天下。而又忌其所有也。上九處大有之極。故其象如此。亦本其初有而言之耳。非大有于前。至此而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註謂下從六五不可曉。六五既屬君位。上又是何人。而乃云下從六五也。程子以為无位。亦未是要之經文本其卦之終而言之耳。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讀是爻而私論之。凡士庶之家。稍有進益。卿大夫之家

日崇爵禄而國家有昌熾之福何一非天何一非天所祐故曰自天祐之不善承受反以此作孽器満易盈也

卷之五

謙。坤上山下。至高危而入于地中。是之謂謙也恭則不侮。故謙有亨道焉君子有終以此也。凡君子所以不能終者。皆滿假一念為之此持身涉世之道。不必如程傳自卑而人益尊之説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下濟謙也。而生物之功益光。山也而言天。山之下

地。天道也。山下而地道。乃得上行。盡物之理也。凡人有不得自盡者。皆在上者抑之。是以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謙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既言天地而又言鬼神。是一是二。程傳曰。鬼神造化之迹迹是何象有形無形。曰害曰福禍福實有所加。非僅論理則鬼神有知無知。須究極其實。不當以大雅之詞。諱鬼神之事也。凡人不肯謙者。恥于自下也。而往往激

人之不平。而生較量。並其所原有之尊而失之。謙尊而反有光。何損于尊。自卑而物。物。反莫能加之。卑亦何負于人。君子之道。非苟為自遜而已。物固不可亢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非虛象也。山之托根也。不深。則下造形也。亦不峻。惟人亦然。人之量不虛。則其受益也不宏。損其多者。虧盈之理益其寡者。益謙之事。皆以稱其物而平施之。恕道也。天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之德人皆有之但拂之則激久之則怠故謙而不能謙者有之謙謙君子謹守而不失也謙而又謙蓋實能為謙非僅浮慕其名而已此謙謙之君子雖涉風波亦可以濟凡人即甚奸惡乖僻而處之以謙讓則亦能感之而起其敬柔之而殺其毒故用利涉大川吉亦理之可必者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以自牧牧所處也置身卑遜之中以自養其德非以為人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以謙鳴者也實至而聲起未有不孚非有心求之也貞即在謙之中謙而能正吉之道也蓋自卑之謂謙柔順之用也但人情易流一味柔謙必至失巳故貴于貞乃吉可親而不可狎也此謙之吃緊處故特言以提醒之不然雖謙不吉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亢則有叢咎之悔卑則有失巳之悔謙而能貞中心快然得所願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初與二以柔履順有謙而已九以陽居三剛而有爲而能處以謙故曰勞謙勞而能謙無施勞矣德大而心益小功高而心愈下是以能有終吉之道也彖之有終所以有終之道也三之有終要其終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不言功而民愈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

艮三爻處謙者也故或爲謙謙或爲鳴謙或爲勞謙四

坤體受謙者也。以謙接謙。謙道彌光。然四大臣處上下之間。國之具瞻。位尊勢盈。意指所向。遂能變易人心。故更須撝布其謙。如讓德讓善。大臣讓。滿朝莫敢不讓。是謂實能撝布其謙。以成禮讓之治。非僅柔媚畀遜以悅物情而已。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者何也。朝廷之紀法。士人之矩矱。各有限制。尺寸不可踰。讓德之朝。雖和氣藹然。而大法小廉。實一毫不敢假借。是之謂不違則。不違則。而後謂之撝謙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不言謙君道無所與謙也但以順履尊而謙在其中矣鄰非其臣民頡頏之國也在諸侯則與國在天子則四夷雖不敢與天子抗然不在方輿則是亦鄰矣不富以其鄰富不專指財貨土地人民之衆財力甲兵之强皆富也言其力足以吞併也謙讓之君化服有道不賴于富自能以其鄰也文王讓畔而虞芮歸心漢文謙屈而南粤服義皆其事也利用侵伐者又大君之事凡跋扈之臣不道之國人情之所同惡也則侵伐之而已

聖人恐人溺于謙之説與侵伐相悖故于此發之見君之所以為謙者非一味務退讓之名而已以其德則柔順中正之德樂天者保天下所以為懷也以其威則德威惟畏之威一怒而安天下所以為武也故曰无不利並行而不相妨非兩事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之為言正也何害于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之極也何以言謙之極三自反而無謙也鳴謙

者以謙著閒與二略異二以謙孚而猶恐其不至六則無所不盡矣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故利用行師謙非以求報也以其謙畀以持己以具平情以御世凡天下不平之事人情不平之鳴所當執義問以暢天下之公憤無可退讓者聖人恐其以謙廢斷故重言以申之若以象言之則退極而進否極而申亦天道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邑私邑國侯國也私邑犯命問罪所不待言國如祖哲之屬強鄰之為民害者皆舉其大者言之謙主之感無所不加也易道每至三文而變謙則五六乃變

乘權用事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者我以謙往彼以侮來也征邑國者怙冒之仁未嘗无弔伐之威也

夫謙有不孚者乎曰有之世間原有一種不識人理之人敬之而益狠謙之而愈傲孟子所謂妄人但可以不較者則君子置之若事犯公義勢不可已有難以安人付之而無如之何者故曰志未得可用行師非謂必能服之義所當為我非得已君子亦為其可為者而已以

此知謙非以柔害天下事君子亦非以柔受不義之侮識此義也可以言謙聖人之道一而已矣無無用之道故謙所以為柔也而未嘗與剛分謙而能剛則為謙德謙而無為則為柔奸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震動坤順。動以順故和。和故豫。和豫則無所不宜坤有土之象。而以動用。故利建侯震用威之象。而以順應。故利行師。以此知分茅胙土。伐叛誅貳。雖曰。共天祿。奉天

討而苟不協于人心則不服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失之暴則人心不應不應則不豫剛應則无阻志乃得行順以動所以為豫也剛動于四故不亢此見剛未有不以順動者剛而不能順動亦不可以為剛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陰陽之氣不可測也而未嘗不以順動故天地之所以動者順也而況君能違人乎爵賞動而不順則人有後言吾不能以力私之行師動而不順則不戢自焚吾不

能以力強之惟以豫行之則悅而安之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四時日月各循其序順故也聖人服民亦順故也故作不順而施不怨者未有能行者也聖人非以媚人心為悅順以動民自悅也時義者時言其隨時之宜義則得其義而推廣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以順動奮亦豫也。豫樂也。崇德以為樂。所以豫也。殷盛也。殷薦上帝而配祖考。豫之至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以此也。雖然天尊而不可即也。苟非和樂格于上蒼。雖殷薦如禮何。祖考人之私。配上帝。禮之崇。苟非至德宜於天人。雖有尊親之心。其能得諸天乎。聖人以作樂薦上帝。配祖考為豫。誠以非薦上帝配祖考。不足以盡豫之大。然非實能豫。亦不足以薦上帝配祖考。則豫未易言也。

初六鳴豫凶

豫之為義順而出之莫知其然而然非有心以為之人已悅豫亦各適其道而已鳴豫則以豫自居不勝滿假侈汰以自鳴其得志小器易盈自非享福之人傳曰盈而棄天之道也故凶初六小人而無知識者故處豫則溢不自禁制此亦人之通弊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極也記曰樂不可極極則憂憂則凶矣所謂極者非必窮奢極侈但各隨人之分量而不知節即窮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易言必有對治之法。如言山則言利涉。言謙則言用師。言柔則言威如。言豫則言介于石。實非對治也。理自爾也。介于石。不終日。凜乎其不可犯也。不可以言豫。而不知和而不流。乃豫之大。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貞即介。而吉在其中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豫則易耽。耽則濡忍生。守貞而不終日。不可以豫惑者非不豫。豫其所豫。以中正。豫樂而不流也。惟中正能豫。惟中正知豫。柔順得位得中。故其介如此。不在剛也。豫

二爻而變。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註。盱上視也。謂視四也。余意不然。四豈真有人在上。此就各爻各自取義言之耳。謂睨視他人富貴之樂。如子家言富樂之類。以貪名亡。可不悔乎。悔者他人自有。非我所得。願悔其妄想。若悔之而遲。則貪戀生迷。無論微幸思獲為行險之計。即竭力効顰。亦失素士之心。舉事一錯。陷入邪徑。雖或悔之。亦悔之無及。況不能悔乎。夫盱豫本以求豫也。至于悔之而不可悔。何豫之有。乃知

人之豫不同。各隨其分。君子素位自得。不願乎其外。天下固無願外之豫也。三處順之極。而乘震。蓋駸駸乎欲動矣。穀子曰。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妄。六三是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富貴有富貴之位。貧賤有貧賤之位。無其位。而盱其樂。其可得乎。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動之所以為體。而豫之所由以成。故曰繇豫。以震之

動乘坤之順順以動也日月四時以此而不過不忒聖人以此而刑清民服以此而豫是為真豫以此而得且大有得蓋在我有以大暢其道以和天下之民在天下有以各得其所安而仰大人之治故云大有得疑者哀樂相生樂極則憂故樂則疑于近哀故君子恒以樂不可極為戒此之謂豫乃天地之大順如唐虞於變時雍如大和在成周宇宙千年不一遇樂其所樂極豫之量豫不在一人人人在豫中而人人不知其所以豫非有過極之虞何疑焉朋泛言之非四之朋也盍何不也簪

如簪纓之簪。朝冠之所用。言當此太和之世。朋從何不借起而簪纓于朝。明良會合。太平盛事。益天下之樂莫大于主聖臣賢。故特言之。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則道無不盡。而物無不得其所。所以君子樂之。非聖人不能為此豫。故曰志大行也。此但以豫成于四。故極其豫而言之。不專指大臣。且此等地位。亦非大臣之所能為。此聖人在天子之位之事。不當以爻位論。此爻只論卦。不論人。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而豫正也。豫而疾耽也。恒不死。非病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剛謂位也乘君之位。而以剛用事。則不免有恣意為樂者矣恒。常也。人君恒有此疾而不死。以中之所存。未可以至于亡也。蓋雖耽樂而未至。如桀紂之甚。猶不死也

此爻諸說皆以逼于四之強臣為言夫方言豫而忽插入強臣。不但不干涉亦何得為豫。四方以得志為由豫而忽又以逼君為罪。一人而倏賢倏奸不但理不可通

且得勿啟人君疑臣之心而縛大臣之手足乎不可訓
也
以乘剛為逼于四從來久矣朱程皆主此説甚至以為
衆不附而處勢危為貞疾之象程謂權雖失而位未亡
如漢魏末世之君如所言是五直一寄生之君何豫之
有余固不敢以為然但以剛為位恐人亦未肯以為然
以四實處陽剛故也今亦姑就四言之夫所謂四之剛
者四大臣也正色立朝以道事君此容悦之臣所甚不
便而逸豫之君所蹴踖不安也如玄宗用韓休而貌瘦

是疾也。然曰吾貌瘦。天下必肥。只此一念。天地鑒之矣。其不死。非偶然也。以此言之。則臣之直。主之聖。君之疾。皆无所妨。亦不至如傳所言之甚。而可以安大臣。然不如直以剛為君位之直捷也。姑兩存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者。沉冥于豫。冥成而不可變。如齊高洋是也。上六所以冥豫者。凡冥豫皆昏闇之人。若剛明。何得至于冥豫。成者冥已成。醉夢不靈。宵小錮蔽。君德已昏。大勢將去。若一旦翻然改圖。是謂能變。則可以无咎。夫冥豫非

有受制難返之勢。敎然奮發。去其淫昏。就于憂惕。而是矣。何咎之有。夫冥豫猶可改圖。況未至乎。聖人于卦終戒之。見天下無不可與為善之人。無不可與悔過之事。

傳謂上處豫之極。非也。上自冥耳。凡豫極而冥者。皆上也。非由初至六。以為極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自非久長之道。歷歷驗之不爽。非促其祚。則凶其身。未有能易者。後世乃有敵已深入。猶耽鷹犬。而不見大臣者。

聖人未嘗不欲天下享豫之福。而有所以為豫者。有所以保豫者。豫未易也。豫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豫之失。可以召亡。大而天下國家。小而一家一身。莫不有豫道焉。在人自辨識之而已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天下有此動而彼不隨者。不可以言隨。兌上震下。以震下兌。震動而兌悅隨之。故云隨。少女從長男。亦為女隨人之義。隨在兌而震先之。然則天下未有無故而人隨

之者。是以君子不徒求于人之隨我。必我先有以致人之隨者。元亨利貞。四德也。此下而彼隨。似乎兩相就而或失其正。苟四德不具。則是狥人之隨。失隨之理而不知隨者。天下之正道。正則四德固在。然則隨之德敵乾。乎。又非也。乾覆冒天下。而諸卦皆自乾坤二卦生。皆具乾坤之性。乾坤之德。无所不貫。則元亨利貞。無卦不有。特各卦之用不同。故有言有不言。若以隨為名。似失其正。故特正言。以見隨未易言也。夫隨得其道是元也。因隨而能行。是亨也。隨而兩得。是利也。隨不失正。是貞也。

无咎則卑指隨之用而言之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女雖以隨人為義然無自来隨人之理男雖以帥人為義然無不先下而使人隨之理震以剛来而下兌之柔則順矣故震動而兌說之以成此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以乾之上来居坤之下以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陰陽交泰是謂大亨男下女正也女從男亦正也是謂大正无咎者大亨大正各无過也男剛而有時宜下女貞而有

時宜隨天下之道有時而貴于隨者時也時宜隨則隨故曰天下隨時如女子隨人苟未至可隨之時而可以隨人乎哉以此思之隨時之義可知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以貞為德以時為用時未至而妄動則為躁時已至而不能隨則為固惟隨時則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聖人之能事畢矣隨時之義不亦大哉本義從王肅改時為之改隨時之義為隨之時義然經而言隨時恐不誤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動也。有時而入于澤中。動而靜也。君子有為也。亦有時而嚮晦宴息。作而止也。雷之伏。天地之收藏也。君子之宴息。晝夜之常經也。程傳謂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向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甚為失之。夫嚮晦宴息。何嘗不自強。若晝則自強。晦則宴息。分為二事。乃是君子以自強宴息。非自強不息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官有常職。不可易也。然

義取于隨須變我之舊以隨時之宜故云官有渝夫官亦何可輕渝須渝得其正乃可不失其官盖以官渝非渝其官也渝而貞乃所以善其官故必貞乃吉貞而不諒君子之所貴也出門有所往也所謂渝也交有功而利也我以渝而善官之功官亦以我之渝而善其事盖公私兼濟交有功也九陽也故以官言丈夫事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有渝所謂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如汲黯矯詔發粟官之渝也然事從其正雖渝吉也利民所以利國是交有

功。臣子之義。固未之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註。以二為陰柔。初為小子。五為丈夫。六以陰居二。是謂得位。何以言陰柔不能固守。初以陽居官。能渝而有功。何以言小子。程傳本義兩安。安謂陰柔不能决擇。戀小失大。所謂婦人之仁。有所係而不能割。以誤大事。隨之不辨是非者。故云係小子。失丈夫。程傳以初為小子。五為丈夫。其言曰。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無論陽不可言小。即以在下言之。亦不得謂小。如以

上為大。下為小。則地澤之二陽在下。不為臨乎。則何其相矛盾之甚也。若以各卦取義不同。則天下豈有意外之義哉。雖云易者。易也。未有變易夫理者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小子。隨之小也。弗兼與。不能兩顧。亦人情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隨也。六以陰居三。隨陽也。故云係丈夫。失小子。天下事。非丈夫不能辨。非小子所能知。係丈夫失小子。是謂能得所隨矣。得其所隨。則隨亦能得其所求。然隨者。隨其

可隨非謂舍巳從人而第隨人短長故又利居貞蓋丈夫雖云可隨而我之執守自在以時隨道非隨人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謂小子也小子止論目前之利害而不能覩事幾之大全其言最足以惑聽故能係于丈夫而不失是能舍卑下之論而獨觀于昭曠之原也不亦卓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兊體處隨是謂說而隨隨其可隨故隨必有獲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故獲雖貞有凶處此者惟有信乎于人

與天下共見居身在道又處之以明內省不疚之中有光明洞達之致隨也隨以道也獲也獲以道也即不免於凶亦凶以道也道在于我何咎之有義無可咎吉凶未可知亦所不論矣夫初貞吉四貞凶不同者初以渝而隨不貞不渝無功不渝度一事之可否擇其吉者隨之故隨而吉四以隨而衆隨之時收獲之利然任大責艱雖云能貞雖云有獲而天下事嘗有所不可知則吉凶嘗相倚伏况有不隨之懼乎此其所以不同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天下事吉凶嘗相因獲可以為吉矣然獲對失言此有獲則彼有失我以獲為吉彼失者能甘心以失乎況多福為衆目之集而盈滿亦天道之忌君子能以一身多取而無恐乎凡有无妄之福亦有无妄之禍故其義為凶非定于凶也有孚則人信我而可無深求在道則我有以自處而可無失足蓋隨則能降心以集羣策道則能正己以厭人望非明哲不足以與于此

九五孚于嘉吉

五處至尊之位不可言隨故不言隨但孚則意之所傾

注。是亦隨也。惟是孚于嘉。是能虛心屈己以從善。吉之道也。嘉善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九履五。是位之正而中者。宜用善以自廣。位當如此。不然善善而不能用。失隨之義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傳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似屬牽强。世間事有隨者。必有不隨者。有說而隨之者。則有拘係而使之隨者。上兌之

體而說之至也。乃不能隨乎。然而若此者。固世事之常也。乃竊有疑焉。意者其謂文王之世乎。以文之以服事殷也。隨之聖也。然而紂不諒也。拘係之。維繫之。固欲文之隨之也。是九四貞凶之說也。然而文之有孚自在也。是以何咎。而王終用亨于西山。王。即文也。西山。岐周也。謂文王以有孚。而隨終獲信于暴君。而亨有西周也。非亨祭之亨。亦非亨通之亨。羑里之事。周公迨有所諱言。而感于隨之義。故微言以露于此乎。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窮困也。謂困窮于上也。非不隨也。隨有時而上然。無可如之何者。惟乎可以感人。惟道可以自信。如是而已矣。

隨之為道。君子之所諱言。然時有宜隨者。可以隨則隨是以貴于隨之時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也。艮上巽下。山遇風。少男遇長女。皆有驚亂之象故謂之蠱。男子當有事而柔止之。其蠱惑可知也。元亨

者亂必治也夫蠱壞物而能去其蠱則物復更新不亦大善而亨通乎故曰蠱元亨蠱病也壞也知其病知其壞猛為整理辟如家有一事之敝國有一時之害物有一處之病振飭一番則煥發一番要在精神勇決不習因循不畏艱險乃可有為故利涉大川大川險也而利于涉何也蠱為事之壞雖極敝極重皆乘之隙其實決去之非難竊剔則去險涉則行天下事為之而已矣先甲三日以新之後甲三日以丁之治蠱之道雖曰元亨而治蠱之心則又不可不懇切而丁寧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男子未嘗不可有為而所以不能有為者大抵皆陰柔溺之也陰柔最害事豪傑之骨至此不覺暗銷如漢高溺于戚姬項羽溺于虞姬此其最猛烈者他無論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下事最患于痺緩相習以入于亂而人莫之覺是以死于安樂者多恃無病故也惟蠱則病之切膚而形之顯然見外者不但畏而思急圖之亦且患而欲亟去之

故蠱非奨事而不蠱不奮不奮則日入于敝因蠱得警一警則諸病若失夫是以元亨而天下治蠱激之故能元亨也往有事治蠱也甲者數之始數終則復循環于不已天之行也先甲三日而得辛後甲三日而得丁勤懲惕厲以丁寧自新于循環之運天之運雖有終始而我則不敢自逸不以天行自恃乘天之行幹蠱之事雖險必濟是以利涉而元亨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作也故勲曰又從而振作之人心不振則怠振之所

以育其德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陰爲巽之主。柔而在下。有子道焉。凡事敝壞。猶可爲。惟事涉父母。口不得自言。意不得自如。最費委曲。最難圖理。而事亦無先于此。故以父母言之。幹。如營幹之幹。能幹父之蠱。是謂有子。父雖有失。可以補救。故考无咎。此等情景。惟子心自知之。既欲圖父之失。又恐傷父之意。幹之不善。雖有補救。所損已多。安得不厲。故爲子欲有幹蠱之實事。又欲有幹蠱之苦心。備極艱危。終必獲

吉。未易言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父如知是蠱。則不為其蠱矣。何待于幹。幹父之蠱者。反父之所為。其事與父相違。然而實則承父之意也。父無此意。而云承者。補過救敝。撥之以理。固其父悟後之所願也。雖然。難言也。有令子者。先意承志。雖幹其蠱。而父母不覺若不肖之子。則不為父母蠱足矣。安望幹蠱。嗚呼難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父母之蠱何分于六與九初與二耶蓋初以柔處下在父之前有子道焉而九以陽承陰在母之前有子道焉故初幹父而二幹母也母之蠱更難婦人之性偏而愎怒而自用情理不可喻利害不可析惟有委曲將順多方而默圖之不得執一而不變以強其所不堪故云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怠則緩激則害惟中道庶幾焉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以陽居陽。少一段委曲將順之意。失親之心。而已亦不憮。故小有悔。然志在幹蠱。有愛親之事。本無所失。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人子志在為親。中間難處之事。心知之。口不能言之。至于見志不從。勞而不怨。其為咎也多矣。然寧可得罪。而不忍使其親履錯。無論親終感悟。即不然。而所得已多。終歸无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陰四柔。以止為體。以卦論之。乃人之無血性。不可與有為者。故裕父之蠱。裕、寬緩也。父之蠱。漫不在意也。此為不肖子言之也。視父如路人。雖有蠱壞。旁人猶為冀倖萬一不倫。而于彼之心。則全無干涉。往見吝者。以其父之蠱以往。而謾不為之所。且將過父。而為自己解說之地者。而不知己之罪乃滋甚。當事惡之。旁人薄之矣。故必見羞吝。余此語似不近情。而不知世上實有此一種人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無父之子。欲過父而自取得也。如知往無所得。亦可少警省矣。此語嚴實落。聖人之言。透徹人情。乃至于此。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居尊而用柔。不止補父之失。且多方爲善。增益父母今名。父且因子而有光。是尤幹蠱之大者。譽豈足言哉。如禹之于鯀是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謂承先以德。德足以承先。無論幹父之蠱。而德又足起人之敬。是以用譽。此爻傳謂下應九二之賢。承

輔之以剛中之德似屬蛇足各爻各就其人言之五雖無二猶豫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幹蠱之責無所可辭然有幹蠱之人則亦有不幹蠱之人如上九者在家則無父之蠱可幹在國則雖有蠱而身不當位又無可容心但能守道獨善高尚而不可浼世雖敝壞非吾事也非不憂世無可奈何豈止躍冶不祥亦懼枉尋直尺是以辟世辟地聖人賢之士不自度量況係于世而無幹

旋之力。則可恥之甚矣。故聖人特發不事一義以示不在其位者。上九爲艮之主。止而不動。高尚其志非此不足以當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高潔之士。鴻冥世外。令人可仰而不可狎。則法也聖人百世師。謂此也。此自是宇宙間第一流。非苟以輕富貴自多而已。嗚呼難言之矣。士處亂世。羣小之欺凌。官府之侵逼。雖欲求一枕之安有不可得。而況欲以高風勁節傲睨百世乎。